

风鱼有味

□徐琦瑶

在岛上，每到秋冬，人们就会把鲜鱼剖开洗净，晾挂起来，待在燥冷风中七八分干了，便入锅上桌，或酱炖，或清蒸，或油炸，或红烧。

风鱼，不仅耐存贮，而且风味独特，既保留了大海深处的鲜肥，又多了一份自然沉淀的咸香与弹韧。

除了鱼，螃蟹也可以风干。我对成串的风蟹钳特别有好感。成堆的螃蟹捕上船后，在舱中乱爬乱斗，过去还不兴用橡皮圈固定蟹钳，因此螃蟹出舱后，总会留下一堆脱落的蟹钳。船上的人就把它收起来，在锅里烤熟了，再用塑料线一个个捆串起来，挂在舱外船头，任海风吹打。由于串得紧密，每串红白相间的熟蟹钳远看过去就像一朵盛开的花。

蟹钳难剥，尽管每次总有人嘴唇被划破，流出细细的血，但并不妨碍鲜香、紧实的丝丝蟹肉在口中嚼出好滋味来。

我五岁那年，大姨要出嫁了，对方是她不喜欢的渔民。大姨闹了好几次，外公外婆始终不松口。最后外婆把写着吉日的大红喜帖甩在大姨面前，说：“就剩三天了，我就这去把风干的带鱼油煎一下办喜酒时用。”大姨在身后低低地哭叫：“你把我也油煎了吧。”许是这句话让外婆心烦意乱，在煎鱼时不免分了心，手脚又重了些，热锅里的油突然溅了出来。我刚好搬了张小板凳垫在脚下，伸着小脑袋使劲往冒着香味的油锅前凑，随着一声轻轻的爆响，我紧紧捂住了左眼。三天后，我以独眼龙的形象出现在大姨的送亲队伍中，用右眼目送大姨流着泪捂着花手帕，坐上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渐渐远去。

自去有个风俗，新娶的小媳妇要在过门三天后向夫家亮亮厨艺，至少要烧一个拿手菜。岛上的新媳妇一般都会选择做鱼，如干菜鲳鱼、雪菜黄鱼汤、糖醋带鱼等。大姨在乡政府上班，有空还要随文艺宣传队到处演出，基本不做家务，不顺心的婚事更让她在婚前拒



摄影 周杭琪

绝学做菜。

听母亲说，那天大姨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菜，就是把风干的鱼，撒些盐和姜末，放到锅里蒸。等清蒸风鱼上了桌，长辈们一动筷发现那鱼蒸得半生不熟。饭桌上的人面面相觑。大姨一扭头，跑进了新房，把门关得死死的。不知道最终是谁把那个场面应付过去了，我想八成是大姨父。

大姨父性格好，又勤快，还烧得一手好菜。大姨怀孕之初，常吃不下东西，大姨父一上岸，就提着几条风带鱼，直奔家里，做成糖醋的，大姨一口气就能吃上一大盆。大姨父有空，还会坐下来细心地剥风蟹钳，用蟹钳尖把里面半干的蟹肉小心地刮下，集在玻璃瓶里，让大姨随时可以吃。每次我去，大姨和大姨父总会把瓶盖打开，任我在瓶中随意撮几把鲜美的蟹肉，直接塞

进嘴里，大快朵颐。

有一次，大姨父出海了，我留下来陪大姨。半夜，迷迷糊糊听到有响动，睁眼看见大姨正在灯下剥着风蟹钳吃。“姨，你饿了吗？瓶子里不是有好多蟹肉吗？”我仰起小脑袋好奇地问。大姨略带羞涩地一笑，好看的笑容在橘黄色的灯光中微微荡漾着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姨下厨的日子渐渐多了。我去大姨家，经常可以吃到大姨做的各种美味的风鱼，吃风鱼的时候我老是会抬头去看大姨和大姨父的脸。大姨父也会循着我的目光，笑咪咪地看着大姨。大姨把嘴一撇，挤着嗓子说：看什么，鱼又没游到我脸上来！

表弟上大学的那一年，大姨父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。搬进的第一天，大姨就跟隔壁吵了架。大姨把清理干净的新鲜鱼在家里晾得不滴水了，便密密麻麻挂到自家阳台外去风。隔壁说鱼腥味传到了他家，又臭又恶心。大姨一气之下，住回小岛老家，大姨父却不肯，仍然住在城里，两人就此杠上了。

大姨来找母亲：“我就不明白，他为啥要赖在那里，说是以前破房子住得久了，就想住住高楼，当城里人。依我看，当城里人，还不如当咱们这里的小岛民来得自在。”

“男人养家不易，尤其是靠海养家的。他那么辛苦赚了钱，自然要让这每一分钱都发出光来。你得承认，这个男人让你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得好。”母亲笑呵呵地说。

表弟接连打来好几个电话，大姨父又亲自来接，大姨终于答应回城去了，临走前又跟母亲唠了一下午，最后还是提到了当年糖醋风鱼与风蟹肉的滋味。大姨说大姨父答应她回去后做风鱼风蟹的事全包在他身上。

最近去了一趟大姨家，发现她家阳台花团锦簇，花香清幽宜人，而且大姨的厨艺又精湛了不少。大姨父说：“你大姨呀，是闲闲得慌，只好拿养花做菜当回事，来打发时间了。”

大姨听了不言语，轻轻地抓起一条风鱼，放到油锅里，炸出一阵油润的鲜香。

买个猪头好谢年

□阿能

谢年在《舟山市志》民情风俗·时令习俗中有记载：“谢年，城乡一些富户一上腊月就忙起来，掸尘洗涤，杀禽畜办年货，择日供三牲或五牲福礼，向神灵礼拜祝祷，谓‘谢年’或‘送年’。祭毕，割取少许福礼放入酒杯，在金箔火化时，洒向空中，分煞四方鬼神，谓‘散福’。祭神后，要做‘年夜羹饭’，敬祀祖宗，祀毕，邀亲邻长者共餐，谓‘分岁’，吃年夜饭”。旧时，城中大户都把它作为拉关系、结人情的良机，竞相请客，以致年夜饭越吃越早。一般居民则多在祭灶后始谢年，且形式较简。解放后，此俗一度隐灭，今在乡村又渐盛。”

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，定海人过年，每家每户再穷困也要弄个猪头和猪尾巴作为主要祭品谢年，表示好运有头有尾，目的是祈求神保佑老百姓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、年年平安、岁岁有余。我家是外来户，随乡

入俗，也要去买个猪头意思一下，年总是要过的。那时过年，猪头是凭票证供应的，人口多的人家，猪头的分量自然就配给得重一些。我家人多，配给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大猪头，一大早兄弟几个就去集市桥旁的南门简易菜场（现南珍菜场）猪头供应点排队（这猪头供应点有时设在解放西路），要不迟了去肯定是排上个长嘴部猪头，肉少骨头多分量又重，那回家后非得挨母亲一顿唠叨。

那猪头是屠宰场用松香柏油褪的毛，白晃晃的毫无血色，眼角和耳廓里还残留些星点柏油。平时闲着的缸灶，年关里可派上了大用场，尺八镬里猪头一落镬，母亲就将柴引点燃，瞬间灶膛里烈焰熊熊，没几刻镬盖缝里透出夹杂着桂皮香、茴香和肉香的氤氲之气。猪头煮好焖在锅里，满屋香喷喷，一年到头没有吃到猪肉的土地爷，好不容易等到大年三十也能吃上一顿肥大耳油光光的美食了。

最庄重最诱惑的是揭锅的时候，母亲见火候到了，猛地一揭那高高的木镬盖，镬里刹那间便冲腾起一股又浓又香的雾气，腾腾得让人不知所以然。兄弟几个伸长脖子，定睛一瞧，镬中的猪头如出水芙蓉，乳白色的汁水油亮油亮的，馋得我们兄弟几个满嘴口水，这可是熬了一年的企盼啊。

猪头出镬后，先要谢年，然后母亲便将猪头各部位按档次作了分类，档次高的舌头、耳朵厚肉是作冷盘过年请客人的上好菜，猪头上肥厚的部位切下来作油豆腐烤肉，猪头上的面箍骨和下巴骨则和黄豆炖在一块，油汪汪的盛一大钵，打冻后可吃到正月十五后。

每年春节，这猪肉和汁水总是让我们这几个馋虫吃得满嘴冒油，滑肠润胃，好生痛快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里，一个猪头带给了一家人过年的喜悦，渲染着一年最热闹的气氛。

一晃，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年景了。

月亮菜

□石泽丰

藤蔓茂密，爬满农家菜园里的竹竿架子。绿色的叶片把竹竿架子遮得严严实实，一些紫色的花儿从绿叶中探出头来，像一张张少女清纯的脸。月亮菜就跻身于它们中间，长得随意、自在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它还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名字。在这个名叫大睦村的自然村落，留守于深山的吴幸福老人说它长得像弯弯的月亮，花儿也像弯弯的月亮。老人说这话的时候，一阵山风吹来，月亮菜在风中微微点点头，仿佛是在应和着老人的言语。老人家七十六岁了，瘦削，但精神抖擞。他告诉我：早年，三个孩子外出打工，随后，个个在城里安了家。老伴去世早，他一个人就留守在这里，在门前的院子里侍弄出一块菜园，随着季节变化种上不同时令的蔬菜，月亮菜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秋天，乡村里，月亮菜随处可见。它依着菜园里的篱笆，疯长，常常成为农村人这个季节饭桌上的一道佳肴。月亮菜长得多了，农村人常常摘下一些嫩嫩的，把它们放在水里煮熟，然后晒干，往后用肉炒着吃。老人说：“晒干的月亮菜烧肉，非常可口。”

听老人讲，他家月亮菜的种子是自己头

年特意让它长老而留下的。他把粒粒饱满的种子晒干，放在瓦罐里，然后用一块残瓦做盖，盖住瓦罐口，防止老鼠偷吃。等到今年播种的时候，老人把它们取出来，双手捧着，躬着身，用手指一粒播在撒有草木灰的土穴中，盖土，浇水。月亮菜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，没过几日便长出一株株幼小的苗来。老人看了打心眼里高兴，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一样。闲时，他从屋后的竹园里砍下十几根毛竹，精心地为月亮菜搭起竹架子来。他要给这些可爱的“孩子们”搭建一架架向上的梯子，一如当年对待自己的子女，让他们能攀爬到生活的新高度，这是天下父母所拥有的多么高贵的品质呀！

禾苗一天天长大，它们野着性子，顺着竹竿就往上爬，直至开花，长出满架子的月亮菜来。

月亮菜回饿了老人，而孩子们呢？他们出去了，常年在外，留下几间老屋，留下自己的老父亲独守了院子的寂寞。老人说，种菜让他乐亦无穷，让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农村的留守老人，有时忘记了对子孙的牵挂和操心。

不可否认，近些年来，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马路修宽了，直抵农户门口。房前屋后道路硬化了，雨天无泥泞。一些健身广场修在

了村民昔日夜话聚集的地方。这些，为中国乡村贴上“新农村”“美丽乡村”的标签一点也不为过。我行走其间，有一种物质上的满足。

老人说：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他要将这些晒干的月亮菜捎给城里孩子们吃，这是他们小时候最爱吃的。”儿女的爱好，天下父母何曾忘过？儿女的心，也只有父母最懂。想到这里，生为人父的我，眼眶有些潮湿。放眼吴幸福老人居住的自然村落，就四户人家，且住的都是留守老人。他们不愿意搬走，他们熟悉这里的环境，他们也习惯了这里的环境。这里的环境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。

往日子里，这里一日三餐能看到家家厨房的屋顶上炊烟袅袅，屋后竹林欢笑，鸟雀啼鸣。门前流水潺潺，清澈见底。菜园里如月亮菜一样的时令蔬菜长势喜人。烧锅的人随手摘上一碗，在门前山洞里洗净，回到厨房，放在滚烫的菜籽油锅里，翻炒。香气从窗棂里飘出来，弥漫在整个村庄里。这种生态之美，这种物与人的深度融合，该是一个传统村落不可或缺的魂呐！在吴幸福老人这里，我看到了这种美，月亮菜见证了这种美，一如它质朴而有诗意的名字。

月亮菜又名紫扁豆，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占尽人间怙思后
全数归还流落身

——读《苏菲的世界》有感

□余佳睿

仲夏的傍晚最是难熬。白日热浪四处流窜，仿佛向这世界上的每个生命宣誓主权。黏热如蛇般钻入脊骨，烦躁在胸腔肆意奔腾。逡巡于书架前，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落进视线——《苏菲的世界》。

你是谁？世界从何而来？

合上书页，巨大的、流光的银河旋转着，无声无息。远处有更多的星散落天际，近在咫尺，远在天涯。仿佛在这无休止的奔流中藏着万事万物令人发狂的真相。可真相在时空罅隙之间漂游，捉不住，闻不见，偶尔在你的躯壳之上蜻蜓点水般停留一瞬，转即便没入宇宙的洪流。

然而，这世上追求真相者又岂止千千万万？

在《苏菲的世界》里，世界是一只“白兔”，所有人都诞生于“白兔”的毫端。时间愈久，年纪愈长，便愈加深入这“白兔”的毛皮，不愿回盟。然而，总有真相的追求者去踏上危险的旅程。

从一封匿名来信开始，少女苏菲便踏上了通向“白兔”毫端的旅程。

苏菲与导师艾伯特于方寸光阴中渡过时间之河，窥看那史册上先贤遗留的波纹与涟漪。从自然派希腊文化的上游清泉，至中世纪滞塞不前的泥浆浊流，再到文艺复兴豁然开明的平川及近现代的滚滚波涛，时间一刻不停地涌向未来，空间亦随之重叠。纸上的太虚照进现实，世界运转之间，一边的人望着另一边的人，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因之模糊。

答案在何处？

此时此刻，无人知晓。

寰宇无情地昼夜变化。在离别的瞬间重逢，在闭目的刹那苏醒。

当蝴蝶飞渡沧海，死亡变成新生。

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

此处与远方，过去与未来，汇成万千飘飞的游思散绪，在头脑中叫嚣着，跳跃着。此刻，眼耳鼻舌身俱散之后，胸腔里跳动的炽热，霎时无比鲜明，种种杂念皆归灵台一点。

深邃的时空，无垠的宇宙，世间万象沉甸甸压在心头，天地不发一言，感觉却前所未有的清晰。

我能感受到世界的存在，我有意志与思维……这瞬息变化的感觉，如此奇妙。在兔毛深处，万丈红尘之间，安逸久了总会忘记一件事——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。

我早已不记得上一次用清明的头脑探索身边的一切是什么时候。

当与苏菲一起渡过的余温。回眸一瞥，儿时的好奇与思考又涌上心头：这人世间，何处是桃源？这浩瀚星河之中，你是什么？恍惚又闻老道笑语：“凡夫俗子不需要与光同尘，你本身就是尘。”

世界伊始于数十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，四处流离而后野蛮生长。我们所诞生之地，我们所追寻之地，我们所安身之地，我们所消亡之地……那么远，这么近，无处不在，又触不可及。

当我们仰望星空，试图找寻回到自我之路，却不知已是“占尽人间怙思后，全数归还流落身”。然而，《苏菲的世界》告诉我，即便卑小如蚁，亦可闪耀如星，奔向苍茫宇宙，共赴文明星河。

《苏菲的世界》，唤醒了我心里深处对生命的赞叹，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好奇与思考：你是谁？世界从何而来？

相信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亦能溯回到“白兔”的毫端，在那无涯的时间的荒原里，与旧时先贤哲人清谈论道，觅得一个新的世界，习得一段人生哲学，发现另一个更美好的自我。